

一棵树栽在溪水里

许宏泉·著



一
碑
樹
栽
在
海
小
旁

九二
為
吳
氏
作
一
碑



许宏泉·著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一棵树栽在溪水旁/许宏泉著-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10

ISBN7-80146-721-3

I.一… II.许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.02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7498 号

一棵树栽在溪水旁

著 者:许宏泉

责任编辑:张英杰

封面题字:吴藕汀

装帧设计:邱特聪

出版发行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 × 1194 1/20

印 张:6

字 数:150千字

版 次: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2000册

书 号:ISBN7-80146-721-3/I.0216

定 价:12.00元

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

按时候结果子

叶子也不枯干

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

《旧约·诗篇》卷一

镇 绿 1

一棵树栽在溪水旁	2
菜 花	7
马齿苋	9
木贼和一种像木贼的草	11
蜘 蛛	12
瓜 萎	15
刺榴果	16
芦 蒿	18
苍 耳	20
马 兰	21
菱	23

浮 烟 27

匆匆春在堂	28
当一切已成平常心	30
陆小曼与“陆小曼”	33
去手与佯攻	35
苏州的小巷	37
2003 文坛人物祭	40
梦影李思绩	43

停 云 47

孔戈野	48
有钱的倪老五	50
木 公	52
西湖一日	53
五月五日	56
潘金莲	61
老人与猫	63

关 天 69

我从哪里来	70
孔方大爷	73
我思想	76
昆 谈	78
咏 梅	81
画 僧	82
自杀与就义	85
官藏与民藏	87
同情萨达姆	90
李敖：政治、流氓、文痞	93
包 容	101
洪七公与余秋雨	103
五月槐花因荷而香	107

锁绿



一棵树栽在溪水旁

一塘清水，
一棵老树，
是村头的风景。

这乌柏树怕有一百年了吧。老人们说一百年的物件会要成精的。小时候读外国神话，就有很多关于老树精的传说。乡土本的树精故事大概要算安徽老家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中的那棵老槐树了。那树一脸沧桑的老态龙钟模样，用又粗又浑的嗓门唱到“槐荫开口把话提……”为董永和七仙女做大媒，要成全这桩天上人间的奇异姻缘。当年，我和大家一起跑到河对岸的公社大院去看这部电影的。董永感慨地说：哪有哑木头能把话提？哑木头说话，在董永看来定是苍天有意啊。而我却私想，本应人说的话却叫“哑木头”来说，原来世上的人比木头却有为难的时候。那几日，每次在塘边走过，我总会盯着乌柏树胡思乱想一番：有一天它会不会也象槐荫树一样开口说话呢？想着，便暗自发笑。过几天，村里也请来电影队，在塘边放映《天仙配》，电影散场了，妈和婶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嘀咕着：“忤董永又穷又傻，谁家女儿要嫁给他？”“神话神话，只好编个神话让天上的仙女下凡。”“你放心，世间的没有哪家丫头会这么傻的。”“忤董永，七仙女真会下凡来？！”从此，我妈便多了一个教训我的话题：要发奋，人穷鬼笑，七仙女不会再下来的。

乌柏树下的故事自然没有槐荫树的传说那么神，却也有些让我难以释怀的情景。

1980年代的某个夏天的晚上，大塘边一片嘈杂。村后王二家的女人跟窑厂的外地男人私奔了。王二家的亲戚四处寻找。下午，在轮船码头抓到了。王二的女人平时寡言少语，一副纳闷的样子。她是王二妈娘家的侄女，从小就在王二家长大，村里打小便叫他王二的老婆。王二是个结巴，也是闷头闷脑的，村里人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女人和王

二已生了一男一女。王二的大嫂说：早就晓得这女人作怪，偷野汉了。没想到采花连花盆都端了。听说王二女人跟野男人跑了，村里一下炸锅了，正在地里干活的人都放下手中的活，纷纷跑到街上、车站、码头去找。发现王二女人私奔，是王二家的姪丫头，她边走边嚷边哭着跑来田里对大妈说，看见她妈和窑厂男人从河边跑走了。

王二家的女人乖乖地跟着大嫂他们回到了村里，那个男人也被扯住。于是，这对“狗男女”被绑在了乌柏树的一前一后。

月头高挂。

村里人来来往往，围着乌柏树，指三道四。王二女人的娘家姑妈也嫁在村里，娘家侄女出了这等丑事，气得两脚直跺。嚷嚷着，恨不得从她身上咬块肉。

王二家女人披头散发，耷下头发正好挡住了脸。两个小孩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娘。

我去找村长，叫他们把人放了。这样是违法的。村长说：村有村法。要是在过去，出这样的事，要用青石条将他们绑上沉到河底的。

最后，是王二半夜偷偷地跑过去将绳子割断，把他们放了。

村里人都骂王二姪种。

王二女人留了下来。没多久。又跑了。再也没回来过。

今年秋天，我又回到乡下。突然发现，乌柏树已垂暮不堪，靠塘边的根都裸露在土外。望着枝老叶稀的大树。我对妈说：它会死吗？妈说：总是要死的。人都要死呢！我说：赶快找人把塘埂挑好。没人，村里人都出去赚钱去了。我说：王二女人回来了吗？王二死了，一觉睡过去的。

离开老家，我一直惦记着乌柏树。有一天它会不会真的死去，只在我的记忆中了？！



摄影：王豫明



黄永厚画

附一：《圆梦》

家门口的树映着孩子的幻想，每一片叶子都灿烂。

树还会讲话，《槐荫记》里的槐树就成全过董永的幸福，挑个好日子搭了鹊桥让全中国有情人都仰望星空去圆梦，这给儿时的许宏泉以莫大的鼓舞。

但是，梦不顶饭吃，许宏泉写在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》里的乌桕树就没得话讲了，三个主角也不讲话了。“王二老婆跟窑厂工人跑了，被村民捉回来捆到树下，半夜王二操起一把刀向乌桕树走去，第二天王二老婆和窑厂工人都不见了。（捉了几次，直到王二老婆不再回来为止）后来，（也没说多少年后）王二死在自己床上。”完了。树和人都不做声，匆匆来，匆匆去，这可能吗？可能，余杰曾说鲁迅、沈从文和许宏泉他们三人是叙述自己不同的历史。

许宏泉是什么历史？他赶上了“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”，规定和宣布“嫁故”要权力。他没有，也不够分。譬如这几天纪念第一部宪法诞生，好！不纪念我们岂不忘了正是那部宪法的诞生也诞生了中国的赫鲁晓夫。是该翻过去的一页了。

黄永厚 2004年9月18日

附二：《乌桕树》

一

乌桕树孤零零地树在村口的大塘埂上，不知过了多少年了。

小时候，记得乌桕树不是孤单的，塘埂上树着一溜大树，紧跟着乌桕。不知哪一年，那几棵大树被砍了。记得村里人称那些被砍的树叫洋辣子树。洋辣子是毛毛虫，一到夏天，树叶上爬满了这可怕的玩艺。我问大人，为什么叫洋辣子，便说这虫是洋鬼子留下的，想祸害中国人。可笑吗？就在前些日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还在讨论SARS可能是美国人放出的生化武器，说中国愈来愈强大了，他们惧怕。老家有句谚语：好事花大姐，坏事秃丫头。中国人的反美情绪向来已久，美国佬和美帝国主义叫了几十年。对于大都老百姓来说，其实也未必有什么明确的倾向性，谁狠谁老大恨谁，这恨实乃一种不平之气。就像SARS并非美国人搞的鬼一样，洋辣子恐怕也是个土玩艺。可那时，谁要让它辣上，总免不了骂上几句洋鬼子，也不管美国鬼子还是日本鬼子，都行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洋辣子的原因，大树被锯了。直到前些年我在森林公园里见到那样的树，才知道它叫枫杨，也不是什么好材料。

我去过皖南山区，很多村口都有一排大树，老人说，是村庄的风水树，大概就像大户人家门前的照壁一样。可村里人却把它们锯掉。好在乌桕树上洋辣子少，大概便留下了。

二

秋天，乌桕树的叶子渐渐变红，远远望去像一团巨大火球。直到天上飘下了雪花，那树梢上还缀着几片深红的叶片。乌桕树的姿态也很美，黑壮的树身弯了几曲，很有线条感。小时候是不懂得欣赏美的，只是那树上缀满的白籽是大小伢（读霞音）子们的宝物。摘下籽儿，将竹筷折断，用刀剖开，塞上一粒，使劲一捏，籽就蹦了出去。伢子们便把这乌桕树的籽当枪子，傍晚时分，塘埂上常常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树籽战。家里的筷子常常被折，大人开始教训起来。后来，便找些竹片，开两个口，三个口，最多的五个口，连发五颗子弹。这样的机关枪型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。大龙的叔子是村里的篾匠，只有他们家有那样的竹片。后来我用一只两个口的换来了他那只五个口的。因为我在那只竹枪上雕了只龙，还用细铜线缠了两道箍。

树籽仗把侗子头上打了个疤，还渗出血。侗子却因此吃到了三个鸡蛋。村子里谁家侗子把谁家侗头一旦砸破，家里的大人是必须要煮好三个鸡蛋上门赔不是的，说鸡蛋可以发，把毒气发出来。因为侗子的伤，大人们开始禁止小孩打树籽仗。这种玩法也就随之在村里失传。

三

记得大人们常说：“楝树开花你不做，蓼子开花把脚（读结声）躁。像大塘埂上的树白了头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”。这样的话往往是长辈训斥下辈的，对着乌桕树有感而发，就地取材，民间的学问大概便是这样产生的。我想，要是这乌桕树长在了李白、苏东坡这些文人去过的地方，恐怕会被写成另一个样子，那怕碰上了一个叫余秋雨的，大抵也该在他的“苦旅”中被苦吟一番。而我，只能随便记下这些并无文化的鸡零狗碎。

从知堂老人的文章中，读到陆龟蒙的诗句“行歌每依鸦舅影”和陆游的诗句“乌桕就添落叶红”，写的“都是江浙一带乡村的景象”。又说：“放翁生长稽山镜水间，所以诗中常常说及桕叶，便是那唐朝的张继寒山寺诗所云江枫渔火对愁眠，也是在说这种红叶”。（《两棵树》）我也一直也将这乌桕作了红叶，村里的人也呼作了枫树。王端履《重论文斋笔录》论及张继的诗，注云：“江南临水多植乌桕，秋叶饱霜，鲜红可爱，诗人类指为枫，不知枫生山中，性最恶湿，不能种之江畔也。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”。越地植桕，据知堂先生说，籽可以榨油制烛。自然是成片成林的栽。老家的这株乌桕定非为了榨油而种，况且这一棵树的籽也榨不出什么油来。老人们说它是野生的，也许是哪只野鸟儿衔来的种子落地生根了。

四

除夕的前天，回到老家，一进树口，老远就看见那棵乌桕树，孤零零地站在村头，几片乌红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，树梢还缀着星星落落的白籽，在阳光下跳动。我让老娘站在塘埂上照张像，老娘说：这树比她还老。

（选自《燕山白话》·作家出版社）

菜 花

二十年前，我写过《菜花》，有位作家看了，说我并不懂得抒情。

我的确是不知道抒情的。起码我不喜欢那个“抒”字。情应该是流溢的，就像满地的油菜花香不知不觉地流溢出来。于是，我便将关于菜花的情感搁下，一搁便是二十年。

二十多年前，乡下每年总是能看到菜花的。清明时节，田野一夜间被黄灿灿的菜花热烈烈地铺满，各色各样的黄蜂蝴蝶也哗地纷纷赶来。小学的课本上有首古诗，便是关于菜花黄蝶的事。不过，读到这诗却已是我回到母校做民办教师时候的事了。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小时候，追黄蝶的事好像不多，每年菜花一开，村里的伢（xia）子们都拿着各式各样的玻璃瓶，折一根草茎，家前屋后，跑上跑下，做什么？掏马蜂。那时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是土坯或夯土墙的房子。黄马蜂、黑马蜂一阵阵，飞来飞去，飞到菜地，又转回村，土墙上，马蜂钻了无数的小洞，马蜂的窝，马蜂的家。我们守着洞口，看见马蜂嗡嗡地飞来，刺溜钻进洞里，便急忙将瓶口对准洞口。待马蜂一出洞，便钻进了我的“宝瓶”。（宝瓶是听二哥讲西游记妖怪用宝瓶抓孙悟空故事时学来的）若有马蜂迟迟还不出洞，便更遭殃。那根细长的草棍棍，便一个劲地往里捅，开始还小心，并不想捅伤马蜂，只是想把它赶出来。遇着脾气犟或是胆小怕死不肯出来的，便一气之下，捅它个稀巴烂。

玻璃瓶里装了好几只马蜂，我们彼此还炫耀着比着谁的多，谁的马蜂个大，品种好。到最后，各式各样的玻璃瓶也开始攀比起来，酒瓶、油瓶、止咳糖浆瓶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极大乐趣。《昆虫记》的作者法布尔说“儿童一心惦记鸟的时候，他几乎与鸟类别无二致”。那些日子，我们的生活总是与马蜂分不开的。

堂哥胆大，有时会将掏到的马蜂拦腰扯断，用舌尖去舔，说那便是蜂蜜，又甜又香。我却从未敢尝试这种残酷的馋吃。

我掏的马蜂多会给小妹。小妹会去田里摘一株菜花的头放在瓶里，说马蜂在里飞是为了菜花，用花粉来酿蜜。显然，瓶里的马蜂是不会吃那菜花上的粉的。第二天，大多马蜂都会死在瓶里的花中。

过几年，我们已不再玩这种小儿的游戏，更不在意菜花和黄蝶了。小妹和村里的丫头们遇到菜花开了的时候，依然会摘几根插在玻璃瓶里，算是女孩家爱花的天性吧。镇上照像馆的师傅会挎着一只“120海鸥”像机在乡下转悠，许多女孩会在田埂、花间留下一张照片，或是姐妹们的合影，尽管那照片上的菜花只是黑白的，但人们关于春天的印象依然被照像师傅永远地在瞬间留下了。如今，妹妹的相册里可能依然还保存着这样的照片，现在来看，竟也成为老照片了。

清明前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正是油菜开花的时节，提起掏马蜂的事，堂哥说，现在的小孩玩的花样太多了，谁还兴玩那。再说，村里的土墙也都拆光了。我拉着堂哥要去田间照张像，他说，村里的年青人都出去打工了。剩下的尽是老小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村里比以前冷清多了。又说：你要常回来走走。还是我们那个年头有意思，有的玩。现在的小孩，念书念的太苦，那么多的书。哪有功夫去掏马蜂。至于堂哥，他只指望，这阵子不要下雨，怕打坏了菜花，指望花一收，油菜籽颗颗饱满。

马齿苋

在老家被当做野菜也只有荠菜（直呼作野菜）和马野菜。马野菜的雅称叫做马齿苋，大概与它的叶子长得有点像马的牙齿有关。在老家，荠菜挖来清炒，只有这种做法。马野菜也只有一种做法，制作菜干。挖来的马野菜不能现烧，我是听屋后的安婶说的。六月心里，太阳刮毒，安婶又到棉花地里挑马野菜。安婶是劳碌命，闲不住。安婶家并不要吃马野菜的，说实在费油，做成的菜干留到冬里赶集去卖，卖给镇上有钱的人吃稀罕。

马野菜“茅茎布地，细叶对生”，采挖多在仲夏前。因为到了六七月份便会开出细小的黄花，结出碎小的尖实，入口不爽。挑回的马野菜，用草木灰反复挫揉，待它水份差不多干了，便摊在太阳下暴晒。晒成干，再用竹篮垫上草纸装上吊在通风的地方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“人多采苗煮晒为蔬”，做法大同小异。

关于马野菜的这种做法，老家有一种说法，不知从哪一辈传到如今。传说，天上有九个太阳，晒得遍地干裂，草木尽枯，人间无法生存。后羿发誓射掉天日，苦练箭法，太阳果然被他一个一个地射了下来。那天，一颗最小的太阳逃到地上，躲在了马野菜茂密的叶间，逃过了后羿的利箭。那便是天上的这颗太阳。太阳因念马野菜当年藏身之恩，所以铲断了根的马野菜在太阳底下是怎么也晒不死的。无论经过多少个烈日暴晒，一挨湿气很快便能生出新根，活得生机勃勃。安婶一边揉着马野菜，一边说，只有用黑灰把它浑身弄得像黑包公一样，黑不溜秋的，太阳才认不出它来。

这故事虽然是从后羿射日的神话中引伸而来，却也是一个“版本”。北京的餐厅里偶尔也能遇到“马齿苋”，却是新鲜的，清炒。完全没有菜干的咬劲。马野菜干烧肉比起蕨菜干等山里野蔬丝毫不逊色，绵而有嚼

头，愈嚼愈香。倘再知晓这段故事，吃起来是不是更有滋味呢？也算是一种文化吧——与当下流行的饮食文化一说似乎颇能接轨。

乡下将新鲜的马齿苋煎服止泻。《本草》说：马齿苋可以清热解毒，凉血止血。多用于热毒血痢，痛肿疔疮等。其功用差不多。

2003年8月18日

摄影 和州



木贼和一种被当作兰花的草

小时候在大队排灌站的水沟边见到一丛这样的植物：二尺来高，每根一杆，像乡下女子织毛衣的竹针，不过寸寸有节，像小管子一样节节相扣。我将它拨开，放在手心，让小妹当作了小青虫吓得哇哇直叫。那时，并不知道它叫什么木贼。木贼，这个听起怪怪的名字，是在一家日本式的园林中知道的，水池边立着个小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木贼”二字。一看，才知道便是那水沟边常见到的植物。园艺师们将它和麦冬、芒草、菖蒲等当作了美化环境的植物。

水沟的旁边，还长着一丛丛的类似木贼的草，不知为什么，都叫它韭菜草，其实那叶子也是圆的，比木贼细，心却是实的。记不清这草的叶子或者叫茎上会开出细碎细碎的花，颜色和叶子很近，几乎看不出来像花。我那时，把它当作了兰花，很多年，在我没见着兰花前，我画的兰草都是以这种草来作蓝本的，一朵朵的花尽开在了叶上。我见过马湘兰的《兰花》，花长在哪，也并没有交待很清楚。知道兰花是有茎的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。不过，那草，至今仍然不知道它真实的名字，很多年也没见到过了。

2003年8月20日

附记：今年暮春入蜀，在彭州白鹿镇山中又见到木贼。画家彭先诚先生说，从前人们用它当作“沙纸”来打磨木器，给家具“抛光”。我采了几杆，揉作一团，果然有点沙纸般的粗糙感。不知木贼一名是否即因此而来？

蜘蛛

蜘蛛入画，稀少。曾见过一张明人画的蛛网，不过花木中的小小点缀，而大多画家是将蜘蛛当作“五毒”中的一员来画的。像我这样夸张地刻划它，更稀少。事实上，我的这只大蜘蛛也原有所本，乃是受了毕加索的启发。这算不算中西合璧呢？

小时候，家前屋后的树上，乃至墙角、屋檐、梁椽上到处可见一片片熠熠闪光的蛛网，我常常盯着它发愣，看着那小小的蜘蛛来回忙碌着。妈妈经常要用竹竿把蛛网扯掉，说蜘蛛的尿有毒，落在身上，会害蜘蛛疮。记忆中，我真的被蜘蛛尿淋到过。夏天，我下了扇门板放在后门坎上午睡，被屋檐下的一只大蜘蛛尿了一脖子的毒液，红肿不堪，奇痒无比。

小时候对自然中的一切似乎都充满好奇。比如：小小的蜘蛛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长的丝线，织出那么精致的网？父亲曾给我出过一个谜语：

小小诸葛亮，独坐中军帐。

摆下八卦阵，专捉飞来将。

我一口就猜出了“蜘蛛”。法布尔说，蜘蛛“是一个勤苦的工人，精巧的织女，狡猾的猎人”。（《昆虫·蜘蛛的毒》）我不止一次看过蜘蛛是如何地去吮食落在网上的飞虫，即使那么大的蜻蜓一下子也被粘住，起初还顽强的挣扎，直到将体力耗尽，蜘蛛平静地呆在丝网的远处，得意地看着猎物的垂死表现，等待着美食。可能因天生着同情弱小的本性，我有时会找来一根树枝，想帮着蜻蜓逃生，可怜蜻蜓，翅膀上已沾满了粘胶，再也无法上天。